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照世杯
卷一 七松園弄假成真

詩曰：美人家住莫愁村，蓬頭粗服朝與昏，
門前車馬似流水，戶內不驚鴛鴦魂。
座中一目識豪傑，無限相思少言說，
有情不遂莫若死，背燈獨扣芙蓉結。
這首古風，是一個才子贈妓女的。

眾人都知道妓女的情假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直；眾人都知道妓女的情濫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專；眾人都知道妓女的情薄，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厚。這等看起來，古今有情種子，不要在深閨少艾中留心注目，但在青樓羅綺內廣攬博收罷了。只是，妓女一般民有情假、情濫、情薄的；試看眼前那些倚門賣笑之低娼，搽脂抹粉之歪貨，但曉得親嘴啣舌是情、拈酸吃醋是情，那班輕薄子弟初出世做嫖客的，也認做這便是情；眼挑腳勾是情、賠錢貼鈔是情，輕打俏罵是情。更有一種假名士的妓女，倩人字畫，居然詩伯詞宗，遇客風雲，滿口盟翁社長；還有一種學閨秀的妓女，喬稱小姐，入門先要多金，冒托宦姬，見面定需厚禮——局面雖大，取財更被窩浪態，較甚至娼家，而座上戲調，何減於土妓。可憐把一個情字，生生泯沒了，還要想他情真、情專、情厚，此萬萬決不可得之理。

我卻反說妓女有情，反說妓女情真、情專、情厚，這是甚麼緣故？

蓋為我輩要存天理、存良心，不去做那偷香竊玉，敗壞閨門的事。便是閨門中有多情絕色美人，我們也不敢去領教。但天生下一個才子出來，他那種癡情，雖不肯浪用，也未必肯安於不用。只得去寄跡秦樓，陶情楚館，或者遇得著一兩個有心人，使可償今生之情緣了。所以，情字必須親身閱歷，才知道個中的甘苦。惟有妓女們，他閱人最多，那兩隻俏眼，一副俊心腸，不是揮金如土的俗子可以買得轉。倘若看中了一個情種，便由你窮無立錫，少不得死心塌地，甘做荊釵裙布，決不像朱買臣的阿妻，中道棄夫，定要學霍小玉那冤家，從一而死。

看官們，聽在下這回小說，便有許多人要將花柳徑路從今決絕的；更有許多人，將風月工夫從今做起的。

話說蘇州一個秀士，姓阮諱苕，號江蘭，年方弱冠，生得瀟灑俊逸，詩詞歌賦，舉筆驚人。只是性情高傲，避俗如仇。父母要為他擇配，他自己付量道：「婚嫁之事，原該父母主張。但一日絲蘿，即為百年琴瑟，比不得行雲流水，易聚易散，這是要終日相對，終身相守的。倘配著一個村妮俗婦，可不憎嫌殺眉目，辱沒殺枕席麼！」遂立定主意，權辭父母道：「孩兒待成名之後，再議室家。」父母見他志氣高大，甚是歡喜。且阮江蘭年紀還小，便遲得一兩年，也還不叫做曠夫。

有一日，阮江蘭的厚友張少伯約他去舉社。這張少伯家私雖不十分富厚，愛走名場，做人還在慷慨一邊。

是日舉社，賓朋畢集，分散過詩題，便開筵飲酒，演了一本《浣紗記》。阮江蘭嘖嘖羨慕道：「好一位西施，看他乍見范蠡，即訂終身，絕無兒女子氣，豈是尋常脂粉？」

同席一友叫做樂多聞，接口道：「西施不過一沒廉恥女子耳！何足羨慕？」

阮江蘭見言語不投，並不去回答。演完半本，眾人道：「浣紗」是舊戲，看得厭煩了，將下本換了雜出罷。」

扮末的送戲單到阮江蘭席上來，樂多聞道：「不消扯開戲目，演一折《大江東》罷。」

阮江蘭道：「這一齣戲不許做。」

樂多聞道：「怎麼不許做？」

阮江蘭道：「平日見了關夫子聖像，少不得要跪拜。若一樣妝做傀儡，我們飲酒作樂，豈不褻瀆聖賢？」

樂多聞大笑道：「老阮，你是少年人，想被迂夫了過了氣，這等道學起來。」對著扮末的道：「你快吩咐戲房裡妝扮。」

阮江蘭冷笑一笑，便起身道：「羞與汝輩為伍。」竟自洋洋拂袖而去了。

回到家裡，獨自掩房就枕，翻來覆去，忽然害了相思病，想起戲場上的假西施來，意中輾轉道：「死西施只好空想，不如去尋一個活跳的西施罷。聞得越地產名姝，我明日便治裝出門，到山陰去尋訪。難道我阮江蘭的時運，就不如范大夫了？」算計已定，一見窗格明亮，披著衣服下牀，先叫醒書童焦綠，打點行囊，自家便去稟知父母。

才走出大門，正遇著張少伯。阮江蘭道：「兄長絕早往那裡去？」

張少伯道：「昨日得罪足下，不曾終席奉陪，特來請罪。」

阮江蘭道：「小弟逃席，實因樂多聞惹厭，不乾吾兄事。」

張少伯道：「樂多聞那個怪物，不過是小人之雌，一味犬吠正人，不知自家是井底蛙類，吾兄何必計較？」

阮江蘭道：「這種小人眼內也還容得，自然付之不論、不議之列。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陰去，不及話別。今日一晤，正愜予懷。」

張少伯道：「吾兄何時言歸？好翹首佇望。」

阮江蘭道：「丈夫游遊山水，也定不得歸期。大約嚴慈在堂，不久就要歸省。」張少伯握手相送出城。候他上了船，才揮淚而別。

阮江蘭一路無事，在舟中不過焚一爐香，讀幾卷古詩。

到了杭州，要在西湖上賞玩，又止住道：「西湖風景不是草草可以領會，且待山陰回棹，恣意受用一番。」遂渡過錢塘江，覺得行了一程，便換一種好境界。

船抵山陰，親自去賃一所花園，安頓行李，便去登會稽山，游了陽明第十一洞天。又到宛委山眺望，心目怡爽。腳力有些告竭，徐徐步入城來。見一個所在，無數帶儒巾穿紅鞋子的相公，擁擠著眄望。阮江蘭也擠進去，抬頭看那宅第，上面是石刻的三個大字，寫關「香蘭社」。細問眾人，知道是婦女做詩會。

阮江蘭不覺呆了，癡癡的踱到裡面去。早有兩三個僕役看見，便罵到：「你是何方野人？不知道規矩。許多夫人、小姐在內裡舉社，你竟自闖進來麼？」有一個後生怒目張牙，起來喝叱道：「這定是白日撞，鎖去見官，敲斷他脊梁筋！」

一派喧嚷，早驚動那些錦心繡口的美人，走出珠簾，見眾人爭打一位美貌郎君，遂喝住道：「休得亂打。」僕役才遠遠散開。

阮江蘭聽得美人來解救，上前探躬唱喏，彎著腰再不起來，只管偷眼去看。眾美人道：「你大膽擾亂清社，是甚麼意思？」

阮江蘭道：「不佞是蘇州人，為慕山陰風景，特到此間。聞得夫人、小姐續蘭亭雅集，偶想閨人風雅愧殺儒巾，不知不覺擅入華堂，望乞憐恕死罪。」眾美人見他談吐清俊，因問道：「你也想入社麼？我們社規嚴肅，初次入社要飲三叵羅酒，才許分韻做詩。」阮江蘭聽見許他入社，踴躍狂喜道：「不佞還吃得幾杯。」美人忙喚侍兒道：「可取一張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，準備文房四寶。先斟上三叵羅入社酒過來。」阮江蘭接酒在手，見那叵羅是尖底巨腮小口，足足容得二斤多許，乘著高興，一飲而盡。眾美人道：「好量！」

阮江蘭被美人贊得魂都掉了，愈加抖擻精神，忙取過第二叵羅來，勉強掙持下肚。還留下些殘酒，不曾吃得乾淨。侍兒持著壺在旁邊催道：「吃完時，好重斟的。」阮江蘭又嚥下一口去，這一口便在腹肚內輾轉了。

原來阮江蘭酒量，原未嘗開壘過，平時吃肚臍眼的鍾子，還作三四口打發，略略過度，便要害起酒病來。今日雄飲兩叵羅，倒

像樊噲撞鴻門宴，卮酒安足辭的吃法。也是他一種癡念，思想夾在明眸皓齒隊裡做個帶柄的女人，挨入朱顏翠袖叢中，假充個半雄的女子。拼著書生性命，結果這三大巨羅。那知到第三杯上，嘴唇雖然領命，腹中先寫了避謝的貼子。早把樊噲吃鴻門宴的威風，換了畢吏部醉倒在酒甕邊的故事。

眾美人還在那裡贊他量好，阮江蘭卻沒福分頂這個花盆，有如泰山石壓在頭上，一寸一寸縮短了身體，不覺蹲倒下去逃席。眾美人大笑道：「無禮狂生，不如此懲戒，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漁郎可以問信。」隨即喚侍女：「塗他一個花臉。」侍女爭各拿了硃筆、墨筆，不管橫七豎八，把阮江蘭清清白白賽安岳，似六郎的容顏，倏忽便要配享冷廟中的瘟神痘使。僕役們走來，抬頭拽腳，直送到街上。那街道都是青石鋪成的，阮江蘭濃睡到日夕方醒，醉眼朦朧，只道眠在美人白玉牀上。漸漸身子寒冷，揉一揉眼，周圍一望，才知帳頂就是天面，席褥就是地皮。驚駭道：「我如何攔街睡著？」立起身來，正要踏步歸寓，早擁上無數頑皮孩童，拿著荊條，拾起瓦片，望著阮江蘭打來。有幾個喊道：「瘋子！瘋子！」又有幾個喊道：「小鬼！小鬼！」

阮江蘭不知他們是玩是笑，奈被打不過，只得抱頭鼠竄。歸到寓所，書童焦綠看見，掩嘴便笑。阮江蘭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焦綠道：「相公想在那家串戲來？」阮江蘭道：「我從不會串戲。這話說得可笑。」焦綠道：「若不曾串戲，因何開了小丑的花臉？」阮江蘭也疑心起來，忙取鏡子一照，自家笑道：「可知娃童叫我是小鬼，又叫我是瘋子。」焦綠取過水來淨了面。阮江蘭越思想越恨，道：「那班蠢佳人，這等惡取笑，並不留一毫人情，辜負我老阮一片憐才之念。料想萱蘿村也未必有接待的夷光。便有接待的夷光，不過也是蠢佳人慕名結社，摧殘才子的行徑罷了。再不要妄想了。不如回到吳門。留著我這乾淨面孔，晤對那些名窗淨几，結識那些野鳥幽花，還不致出乖露醜。倘再不知進退，真要弄出話巴來。難道我面孔是鐵打的？累上些癩點，豈不是一生之玷？」遂喚焦綠收拾歸裝，接浙而行，連西湖上也只略眺望一番。正是：

乘興而來，敗興而歸。

前有子猷，後有小阮。

說話阮江蘭回家之日，眾社友齊來探望，獨有張少伯請他接風。吃酒中間，因問阮江蘭道：「吾兄出遊山陰，可曾訪得一兩個麗人？」阮江蘭道：「說來也好笑，小弟此行，莫說麗人訪不著，便訪著了，也只好供他們嬉笑之具。總是古今風氣不同，婦女好尚迥別。古時婦女還曉得以貌取人，譬如遇著潘安貌美，就擲果，左思貌醜，就擲瓦。雖是他們一偏好惡，也還眼裡識貨。大約文人才子，有三分顏色，便有十分風流，有一種蘊藉，便有百種俏麗。若只靠面貌上用工夫，那做戲子的，一般也有俊優，做奴才的一般也有俊僕，只是他們面貌與俗氣俗骨是上天一齊乘賦來的。任你風流俏麗殺，也只看得，吃不得，一吃便囁嚅。偏恨此輩慣會敗壞人家閨門。這皆是下流婦女，天賦他許多俗氣俗骨，好與那班下賤之人淡洽氣脈，浸淫骨髓。倘閨門習上流的，不學貞姪節婦，便該學名媛俠女。如紅拂之奔李靖，文君之奔相如，皆是第一等大名眼、大俠腸的裙釵。近來風氣不同，千金國色定要揀公子王孫，才肯配合。閨閣之家，間有美女，又皆貪圖厚賞，嫁作妾媵。間或幾個能詩善畫的閨秀，口中也講擇人，究竟所擇的，也未必是才子。可見佳人心事原不肯將才子橫在胸中。況小弟一介寒素，那裡輪流得著，真辜負我這一腔癡情了。」張少伯笑道：「吾兄要發洩癡情，何不到揚州青樓中一訪？」阮江蘭笑道：「若說著青樓中，那得有人物？」張少伯道：「從來多才多情的，皆出於青樓。如薛濤、真娘、素秋、亞仙、湘蘭、素徽，難道不是妓家麼？」阮江蘭拍掌大叫：「有理！有理！請問到處有妓，吾兄何故獨稱揚州？」張少伯道：「揚州是隋皇歌舞、六朝佳麗之地，到今風流一脈，猶未零落。日前一友從彼處來，曾將花案詩句寫在扇頭，吾兄一看便知。」阮江蘭接扇在手，讀那上面的詩道：

晚客幽如空谷蘭，鏡憐好向月中看。

棠嬌分外春酣雨，燕史催花片片搏。

阮江蘭正在讀罷神往之際，只見樂多聞跑進書房來，嚷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我與老張結盟在前，老張與小阮結盟在後，今日兩個對面吃酒，便背著我了。」張少伯道：「小弟這席酒因為江蘭兄自山陰來，又要往揚州去。一來是洗塵，二來是送行。倘若邀過吾兄來，少不得也要出個分子，這倒是小弟不體諒了。」樂多聞道：「揚州有個敝同社，在那裡作官，小弟要去望他，同阮兄聯舟何如？」阮江蘭道：「小弟還就不行，恐怕有誤尊兄。」樂多聞道：「是他推卻。」酒也不吃，作別出門去了。阮江蘭還寬坐一會才別。

且說樂多聞回家暗惱道：「方才小阮可惡之極，我好意挈他同行，怎便一口推阻？待我明日到他家中一問。若是不曾起身便罷，倘若悄悄去了，決不與他干休。」那知阮江蘭的心腸，恨不得有縮地之法，霎時到了揚州，那裡管樂多聞來查謊？這樂多聞偏又多心，道是阮江蘭輕薄，說謊騙他，忙忙喚船，也趕到揚州，遍問關上飯店。並不知阮江蘭的蹤跡。

原來阮江蘭住在平山堂下七松園裡。他道揚州名勝，只有個平山堂：那畫船、簫鼓、游妓、歌郎皆集於此，每日吃過飯，便循著寒河一帶，覽芳尋勝。看來看去，都是世俗之妓，並不見有超塵出色的女子。正在園中納悶，書童焦綠慌慌走來，道：「園主人叫我們搬行李哩，說是新到一位公子，要我們出這間屋與他。」阮江蘭罵道：「我阮相公先住在此，那個敢來奪我的屋？」還不曾說完，那一位公子已踱到園裡，聽見阮江蘭不肯出房，大怒道：「眾小廝可進去將這狗頭的行李搬了出來！」阮江蘭趕出書房門，正要發話，看見公子身邊立著一位美貌麗人，只道是他家眷，便不開口，走了出來。園主人接著道：「阮相公莫怪小人無禮，因這位公子是應大爺，住不多幾日就要去的。相公且權在這竹閣上停下。候他起身，再移進去罷了。」阮江蘭見那竹閣也還幽雅，便叫書童搬行李上去。心中只管想那麗人，道是：「世間有這等絕色，反與蠢物受用。我輩枉有才貌，只好在畫圖中結交兩個相知，眼皮上飽看幾個尤物，那得能夠沐浴脂香，親承粉澤，做個一雙兩好？總之，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。隔世若投人身，該投在富貴之家，平平安常常學那享癡福的白丁，再不可做今世失時落運的才子了。」正是：

天莫生才子，才人會怨天。

牢騷如不作，早賜與嬋娟。

阮江蘭自此之後，時常在竹籬邊偷望，有時見麗人在亭子中染畫，有時見麗人憑欄對著流水長歎，有時見麗人蓬頭焚香，有時見麗人在月下吟詩。阮江蘭心魂蕩漾，情不自持，走來走去，就像走馬燈兒點上了火，不住團團轉的一般。幾番被應家下人呵斥，阮江蘭再不理會。這些光景早落在公子眼裡了。公子算計道：「這個饞眼餓胚，且叫我受他一場屈氣。」忙叫小廝研墨，自家取了一張紅葉箋，杜撰幾句偷情話兒，用上一顆鮮紅的小圖印，鈐封好了，命一個後生小廝，叫他：「送與竹閣上的阮相公。只說娘娘約到夜靜相會，切不可露我的機關。」小廝笑了一笑，竟自持去。才走出竹籬門，只見阮江蘭背剪著手，望著竹籬內歎氣。小廝在他身後，輕輕拽了拽衣袖。阮江蘭回頭一看，只是應家的人，恐怕又惹他辱罵，慌忙跑回竹閣去。小廝跟到閣裡，低低叫：「阮相公，我來作成你好事的。」際江蘭還道是取笑。反嚴聲厲色道：「胡說！我阮相公是正經人，你輒敢來取笑麼？」小廝歎道：「好心認做驢肝肺，乾折我娘娘一片雅情。」故意向袖中取出情書來，在阮江蘭面前略晃一晃，依舊走了出去。阮江蘭一時認真，上前扯住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向我說知就裡，我買酒酬謝。」小廝道：「相公既然疑心，扯我做甚麼？」阮江蘭道：「好兄弟，你不要怪我，快快取出書來。」小廝道：「我這帶柄的紅娘，初次傳書遞柬，不是輕易打發的哩。」阮江蘭忙在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來送他。小廝接在手裡，將書交付阮江蘭。又道：「娘娘約你夜靜相會，須放悄些。」說罷，打閣外去了。阮江蘭取書在鼻頭上嗅了一陣，就如嗅出許多美人香來。拆開一看，書內寫道：

妾幽如劍拜，具書阮郎台下：素知足下鍾情妾身，奈無緣相見。今夜乘拙夫他出，足下可於月明人靜之後，跳牆而來。妾在花陰深處，專候張生也。

阮江手舞足蹈，狂喜起來。坐在閣上，呆等那日日落山，死盼那月輪降世，又出閣打聽消息。只見應公子身穿著簇新衣服，喬模喬樣的，後面跟著三四個家人，夾了氈包，一齊下小船裡去了。又走回一個家人，大聲說道：「大爺吩咐道，早閉上園門，今夜

不得回來。這四面曠野，須小心防賊要緊。」阮江蘭聽得，暗笑道：「呆公子，你只好防園外的賊，那裡防得我這園內的偷花賊？」

將次更闌，挨身到竹籬邊，推一推門，那門是虛掩上的。阮江蘭道：「美人用意，何等周致！你看他先把門兒開在這裡了。」跨進門檻，靠著花架走去。阮江蘭原是熟路，便直達臥室。但第一次偷婆娘，未免有些膽怯，心欲前而足不前，趑趄起，早一塊磚頭絆倒。眾家人齊喊道：「甚麼響？」走過來不問是賊不是賊，先打上一頓，拿條索子綁在柱上。阮江蘭喊道：「我是阮相公，你們也不認得麼？」眾家人道：「那個管你軟相公、硬相公，但貪夜入人家，非奸即賊，任你招成那一個罪名。」阮江蘭又喊道：「綁得麻木了，快些放我罷。」家人道：「我們怎敢擅放？待大爺回來發落。」阮江蘭道：「我不怕甚麼，現是你娘娘約我來的。」忽見裡面開了房門，走出那位麗人來，罵道：「何處狂生，平白冤我貪夜約你？」阮江蘭道：「現在親筆書在此，難道我無因而至？你若果然是個情種，小生甘心為你而死。你既擯我於大門之外，毫不憐念，我豈輕生之浪子哉！」那麗人默然為語，暗地躊躇道：「我看此生風流倜儻，磊落不羈，倒是可托終身之人。只是我並不曾寫書約他，他這樣孟浪而來，必定有個緣故。」叫家人搜他的身邊。那些家人一齊動手，搜出一幅花箋來。麗人看了，卻認得應公子筆跡，當時猜破機關，親自替阮江蘭解縛，送他出去，正是：

多情窈窕女，愛殺可憐人。
不信桃花落，漁郎猶問津。

你道這麗人是那一個？原來是揚州名妓，那花案上第一個，叫做畹容的便是。這畹娘性好雅淡，能工詩賦，雖在風塵中，極要揀擇長短，留心數年，莫說鄭元和是空谷足音，連賣油郎也是稀世活寶。擇來擇去，並無一毫著己的。畹娘鎮日閉戶，不肯招攬那些語言無味、面目可憎之人，且詼諧笑傲，時常弄出是非來。老鴛本意要女兒做個搖錢樹，誰知倒做了惹禍胎，不情願留他在身邊。得了應公子五百餘金，瞞神瞞鬼，將一乘轎子抬來，交付應公子。畹娘落在火坑，也無可奈何，不覺染成一病。應公子還覺知趣，便不去歪纏，借這七松園與他養病。那一夜放走阮生之時，眾家人候公子到來，預先下石畹娘，說：「是綁得端端正正的，被畹娘放了。」公子正要發作，畹娘反說出一篇道理來，道：「妾身既入君門，便屬君愛妻妾，豈有冒名偷情、辱沒自家閨閣之理？風聞自外，不說君家戲局，反使妾抱不白之名，即君家亦蒙不明之謫，豈是正人君子所為？」應公子目定口呆，羞慚滿面。畹娘從此茶飯都減，病勢轉劇。應公子求神請醫，慌個不了。那知畹娘起初害的還是厭惡公子、失身非偶的病痛，近來新害的卻是愛上阮江蘭、相思抑鬱的症候。這相思抑鬱的症候，不是藥餌可以救得、針砭可以治得，必須一劑活人參湯，才能回生起死。畹娘千算萬計，扶病寫了一封書，寄與那有情的阮郎，指望阮郎做個醫心病的盧扁，那知反做了誤殺人的庸醫。這是甚麼緣故？

原來阮江蘭自幼父母愛之如寶，大氣兒也不敢呵著他，便是上學讀書，從不曾經過一下竹片，嬌生嬌養，比女兒還不同些。前番被山陰婦女塗了花臉，還心上懊悔不過，今番受這兩點的拳頭腳掌，著肉內的麻繩鐵索，便由你頂尖好色的癡人，沒奈何也要回頭，熬一熬火性。又接著畹娘這封信急的情書，便真正竊筆，阮江蘭也不敢認這個犯頭。接書在手，反拿去出首，當面羞辱應公子一場。應公子疑心道：「我只假過一次書，難道這封信又是我假的？」拆開一看，書上寫道：

足下月夜虛驚，皆奸謀預布之地，雖小受挫折，妾已心感深情。倘能出我水火，生死以之，即白我怨也。

應公子不曾看完，勃然大發雷霆，趕進房內，痛撻畹娘。立刻喚了老鴛來，叫他領去。阮江蘭目擊這番光景，心如刀割，尾在畹娘轎後，直等轎子住了，才納悶而歸。遲了幾日，阮江蘭偷問應家下人，備知畹娘原委，放心不下，復進城到畹娘家去詢視。老鴛回說：「女兒臥病在牀，不便相見。」阮江蘭取出三兩一錠，遞與老鴛。老鴛道：「銀子我且收下，待女兒病好，相公再來罷。」阮江蘭道：「小生原為看病而來，並無他念。但在畹娘臥榻邊，容我另支一榻相伴，便當厚謝媽媽。」老鴛見這個雄兒是肯出頭的，還有甚麼作難？便一直引到牀前。畹娘一見，但以手招阮江蘭，含淚不語。阮江蘭道：「玉體違和，該善自調攝。小生在此，欲侍奉湯藥，未審尊意見許否？」畹娘點頭作喜。從此阮江蘭竟移了鋪蓋來，寓在畹娘家裡，一應供給，盡出己貲。且喜畹娘病好，下牀梳洗，豔妝濃飾，拜謝阮江蘭。當夜自薦枕席，共歡魚水。正是：

銀○照水簾，珀枕墜金釵。
雲散兩方歇，佳人春滿懷。

兩個在被窩之中，訂了百年廝守的姻緣，相親相愛，起坐不離。但小娘愛俏，老鴛愛鈔，是千百年鐵板鑄定的舊話。阮江蘭初時還有幾兩孔方，熱一熱老鴛的手，亮一亮老鴛的眼，塞一塞老鴛的口，及至囊橐用盡，漸漸要拿衣服去編字號，老鴛手也光棍了，眼也勢利了，口也零碎了。阮江蘭平日極有性氣，不知怎麼到此地，任憑老鴛嘲笑怒罵，一毫不動聲色，就像受過戒的禪和子。

有一日，揚州許多惡少，同著一位下路朋友，來闖寡門。老鴛正沒處發揮，對著眾人一五一十的告訴道：「我的女兒已是從良過了，偏他骨頭作癢，又要出來接客。應公子立逼取足身價，老身東借債、西借債，方得湊完。若是女兒有良心的，見我這般苦惱，便該用心賺錢。偏又戀著一個沒來歷的窮鬼，反要老娘拿閒飯養他。許多有意思的主客，被他關著房門，盡打斷了。眾位相公思想一想，可有這樣道理麼？」那班惡少袖揮拳道：「老媽媽，你放心，我們替你趕他出門。」一齊擁進房裡，正要動手，那一個下路朋友止住道：「盟兄不須造次，這是敵同社江蘭兒。」阮江蘭認了一認，才知道是樂多聞。

眾人坐下，樂多聞道：「小弟謬托在聲氣中，當日相約同舟，何故拒絕達甚？莫不是小弟身上有俗人氣習，怕過了吾兄麼？」阮江蘭道：「不是吾兄有俗人氣習，還是小弟自諒不敢奉陪。」樂多聞譏諷道：「這樣好娘娘，吾兄也該做個大老官，帶挈我們領一領大教。為何閉門做嫖客？」阮江蘭兩眼看著畹娘，只當不曾聽見。樂多聞又將手中一把扇子遞與畹娘道：「小弟久慕大筆，粗扇上，要求幾筆蘭花，幸即賜教。」畹娘並不做腔，取過一枝畫筆，就用那硯池裡殘墨，任意畫完了。眾人稱羨不已。樂多聞道：「這一面是娘娘的畫，那一面不得江蘭兄的詩，難道辭得小弟麼？」江蘭胡亂寫完，樂多聞念道：

古木秋厚散落暉，王孫叩轡不能歸。
驕人慚愧稱貧賤，世路何妨罵布衣。

畹娘曉得是譏刺樂多聞，暗自含笑。樂多聞不解其中意思，歡歡喜喜，同著眾人出門。那老鴛實指望勞動這些天神、天將，退送災星出宮，那知求詩求畫，反講做一家，心上又添一番氣惱。只得施展出調虎離山之法，另置一所房屋，將畹娘藏過，弄得阮江蘭似香火無主，冷廟裡的神鬼。正是：

累累喪家之狗，惶惶落湯之雞。
前輩元和榜樣，卑田院裡堪棲。

不提阮江蘭落寞，話說樂多聞回到蘇州，將一把扇子到處賣弄。遇著一個明眼人，解說那阮江蘭的詩句，道是：「明明笑罵，怎還寶貝般拿在手裡，出自己的醜態？」樂多聞銜恨，滿城布散流言說：「阮江蘭在揚州嫖得精光，被老鴛趕出大門，親眼見他在街上討飯。」眾朋友聞知，也有惋惜的，也有做笑話傳播的，獨有張少伯著急，向樂多聞處問了女客名姓，連夜叫船趕到揚州。

訪的確了畹娘住居，敲進門去，深深向老鴛唱喏。老鴛問道：「尊客要見我女兒麼？」張少伯道：「在下特地相訪。」老鴛道：「尊客莫怪老身，其實不能相會了。」張少伯詢問來歷，老鴛道：「再莫要提起。只因我女兒愛上一個窮人，一心一念要嫁他，這幾日那窮人不在面前，啼啼哭哭，不肯接客，叫老身也沒奈何。」張少伯道：「既然是你令愛不肯接客，你們行戶人家可經得一日冷落的？他既看上一個情人，將來也須防他逃走。稍不遂他的意，尋起一條死路來，你老人家貼了棺材，還帶累人命官司哩。不如趁早出脫這滯貨，再討一兩個賺錢的，這便人財兩得。」老鴛見他說得有理，沉吟一會，道：「出脫是極妙的，但一時尋不出主客來。」張少伯道：「你令愛多少身價？」老鴛道：「是五百金。」張少伯道：「若是減價求售，在下還娶得起，倘要索高

價，便不敢擔當。」老鴛急要推出大門，自家減價道：「極少也須四百金。再少便挪移不去。」少伯道：「你既說定四百金，我即取來兌與你，只是即日要過門的。」老鴛道：「這不消說得。」張少伯叫僕從卸下背箱來。老鴛引到自家房裡，配搭了銀水，充足數目，正交贖身文契。忽聽得外面敲門響，老鴛聽一聽，卻是阮江蘭聲氣，便不開門。張少伯道：「敲門的是哪個？」老鴛道：「就是我女兒嫁的那個窮鬼，叫做甚麼阮江蘭。」張少伯道：「正是，我倒少算計了，雖將女兒嫁我，卻不曾與你女兒講通，設使一時不情願出門，你如何勉強得？」老鴛道：「不妨，你只消叫一乘轎子在門前，我自法度，可令一位大叔遠遠跟著，不可露出行徑來。」張少伯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忙開門送出來，老鴛四面一望，不見阮江蘭在門外，放心大膽。回身進去，和顏悅色對女兒說道：「我們搬在此處，地方太偏僻，相熟朋友不見有一個來走動，我想坐吃山空，不如還搬到舊地。你心下如何？」晚娘想一想道：「我那心上人，久不得他音信，必是找不到此處，若重到舊居，或者可以相會。」遂點頭應允。

老鴛故意收拾皮箱物件，晚娘又向鏡前掠鬢梳頭，滿望牛郎一度。老鴛轉一轉身，向晚娘道：「我在此發傢伙，你先到那邊去照管。現有轎子在門前哩。」晚娘並不疑心，蓮步慢挪，湘裙微動上了轎。老鴛出來，與張家小廝做手勢，打個照會。那轎夫如飛的抬了去，張家小廝也如飛的跟著轎子，後面又有一個人如飛的趕來，扯著張家小廝。原來這小廝叫做秋星，兩隻腳正跑得高興，忽被人拽了衣服，急得口中亂罵。回過頭來，只見後面那個人破巾破服，好似乞食的王孫，不第的蘇子，又覺有些面善。那一個人也不等秋星開口，先自通名姓道：「我是阮相公，你緣何忘了？」秋星「哎喲」道：「小人眼花！連阮相公竟不認得。該死！該死！」阮江蘭道：「你勿忙跟這轎子那裡去？」秋星道：「我家相公新娶一個名妓，我跟著上船去哩。」阮江蘭還要盤問，秋星解一解衣服，露出胸脯，撒腳的去了。

原來阮江蘭因老鴛拆開之後，一心尚牽掛晚娘，住飯店裡，到處訪問消息。這一日正尋得著，又閉門不納。阮江蘭悶懣懣，在旁邊寺院裡閒踱，思想覓個方便好進去。雖一條肚腸放在門內，那一雙眼遠遠射在門外，見了一乘轎子出來，便像王母雲車，恨不得攀轅留駕。偏那兩個轎夫比長興腳得更跑得迅速。阮江蘭卻認得轎後的是秋星，扯著一問，才知他主人娶了晚娘。一時發怒，要趕到張少伯那邊，拚個你死我活。爭奈著了這一口氣，下部盡軟了，挪不上三兩步，恰恰遇著冤家對頭。那張少伯面帶喜容。搶上前來，深躬大喏道：「久別吾兄，渴想之極。」

阮江蘭禮也不回，大聲責備道：「你這假謙恭哄那個？橫豎不過有幾兩銅臭，便如此大膽，硬奪朋友妻妾！」張少伯道：「我們相別許多時，不知你見教的那一件？」阮江蘭道：「人兒現已抬在船上，反佯推不知麼？」張少伯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只道那件事兒得罪，原來為這一個娼家。小弟雖是淡薄財主，也還虧這些銅臭換得美人來家受用。吾兄只好想天鵝肉吃罷了。」阮江蘭道：「你不要賣弄家私，只將你倒吊起來，腹中看可有半點墨水？」張少伯道：「我的腹中固欠墨水，只怕你也是空好看哩。」阮江蘭道：「不敢誇口說，我這筆尖戳得死你這等白丁哩。」張少伯道：「空口無憑，你既自恃才高，便該中舉、中進士，怎麼像叫花子的形狀，拿著趕狗棒兒罵皇帝——貴賤也不自量。」阮江蘭冷笑道：「待我中一個舉人、進士，讓你們小人來勢利的。」說罷竟走去了。正是：

話說阮江蘭被老張一段激發，倒把思想晚娘之念，丟在東洋大海了，一時便振作起功名的心腸。連夜回去，閉關讀書，一切詩詞歌賦，置之高閣，平日相好朋友，概不接見。

父母見他潛心攻苦，竭力治辦好飲食，伺前伺後，要他多吃得一口，心下便加倍快活。埋頭三年，正逢大比，宗師秉公取士，錄在一等。為沒有盤纏動身，到了七月將盡，尚淹留家下。父母又因坐吃山空，無處借貸，低著頭兒納悶。忽然走一個小廝進來，夾著朱紅拜匣。阮老者認得是張家的秋星，揭開拜匣一看，見封筒上寫著「程儀十兩」，連忙叫出兒子，說：「張家送了盤費來。」阮江蘭不見猶可，見了分外焦躁，道：「是張少伯，分明來奚落。」他拿起拜匣，往階墀上一擲。秋星搗鬼道：「我相公送你盤費，又不希圖甚麼，如何妝這樣嘴臉？」拾起拜匣，出門去了。

阮老者道：「張少伯是你同窗好友，送來程儀，便該領謝才是，如何反去抵觸他？」阮江蘭切齒道：「孩兒寧可沿路叫化進京，決不受小人無義之財。」阮老者不知就裡，只管再三埋怨。又見學里門門顧亦齊，走來催促道：「眾相公俱已進京，你家相公怎麼還不動身？」阮老者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前日在縣裡領了盤費來，又羅米買柴用去，如今向那個開口。」顧亦齊道：「不妨不妨，我有十兩銀子，快拿去作速起身罷。」阮江蘭感激了幾句，別過父母，帶領焦綠，上京應試。剛剛到得應天府，次日進頭場，果然篇篇擲地作金石，筆筆臨池散蕊花。

原來有意思的才人，再不肯留心舉業。那知天公賦他的才分寧有多少，若將一分才用在詩上，舉業內便少了一分精神；若將一分才用在畫上，舉業內便少了一分火候；若將一分才用在賓朋應酬上，舉業內便少了一分工夫。所以才人終身博不得一第，都坐這個病痛。阮江蘭天分既好，又加上三年苦功，還怕甚麼廣寒宮的桂花，沒有上天梯子，去拿利斧折他麼？正是：

為學如務農，粒粒驗收成。

不勤則不獲，質美宜加功。

阮江蘭出場之後，看見監場御史告示寫道：

放榜日近，生員毋得歸家。如違，拿歇家重究。

阮江蘭只得住下，寓中間寂不過，走到街上去散悶。撞到應天府門前，只見搭棚掛彩，紅緞紮就一座龍門；再走進去，又見一座亭子內供著那踢頭的魁星。兩廊排設的盡是風糖膠果，獨有一張桌子上更覺加倍擺列齊整。只見：

顛巍巍的風糖，酷尚樓台殿閣；齊臻臻的膠果，恍如花鳥人禽。蜂蝶聞香而繞座，中心好之；猿猴望影而垂涎，未嘗飽也。頌自尚方稱盛典，移來南國宴春元。

阮江蘭問那承值的軍健，才知道明日放榜，預先端正下鹿鳴宴。那分外齊整的是解元桌面。阮江蘭一心羨慕，不知自己可有這樣福分。又一心妒忌，不知那個有造化的吃他。早是出了神，往前一撞，搖倒了兩碗風糖。走攏兩三個軍健，一把扯住，要捉拿見官。阮江蘭慌了，情願賠還。軍健道：「這都是一月前定做下的，那裡去買？」阮江蘭再三哀告，軍健才許他跟到下處，逼取四兩銀子。又氣又惱，一夜睡不著，略閉上睛，便夢見風糖、膠果排在前面，反驚得一身冷汗。歎口氣道：「別人中解元，我替他備桌面，真是晦氣。僥倖中了還好，若是下第，何處措辦盤費回家？」翻來覆去。輾轉思量。忽聽耳根邊一派喧嚷，早有幾個漢子從被窩裡扶起來，替他穿了衣服、鞋襪，要他寫喜錢。阮江蘭此時如立在雲端裡，牙齒捉對兒的打交，渾身發瘧兒的縮抖，不知是夢裡，是醒裡。看了試錄，見自家是解無，才叫一聲「慚愧」，慌忙打點去赴宴。

一走進應天府，只見地下跪著幾個帶紅氈帽的磕頭搗蒜，只求饒恕。阮江蘭知道是昨日扯著要賠錢的軍健，並不較論。吃宴了畢，回到寓所，同鄉的沒一個不送禮來賀。阮江蘭要塞張少伯的口，急急回家，門前早已豎了四根旗竿。相見父母，各各歡喜。少頃，房中走出一個標緻的丫環來，說道：「娘娘要出來相見哩。」阮江蘭只是那個親戚家的，呆呆的盤問。父母道：「孩兒，你倒忘記了，當初在揚州時，可曾與一個晚娘訂終身之約麼？」阮江蘭變色道：「這話提他則甚？」父母道：「孩兒，你這件事負不得心。張少伯特送他來與你成親，豈可以一旦富貴，遂改前言？」阮江蘭指著門外罵道：「那張少伯小畜生，我決不與他干休。孩兒昔日在揚州，與晚娘訂了同衾同穴之約，被張少伯挾富娶去，反辱罵孩兒一場。便是孩兒奮志讀書，皆從他辱罵而起。若論晚娘，也只好算一個隨波逐浪的女客，盟誓未冷，旋嫁他人。雖然是妓家本色，只是初時設盟設誓者何心？後來輸情服意，薦他人枕席者又何心？既要如此，何苦在牝牡驪黃之外結交我這窮漢？可不辜負了他那雙眼睛？如今張少伯見孩兒僥倖，便想送晚娘來贖罪。孩兒至愚不肖，決不肯收此失節之婦，以污清白之軀。」

正說得激烈，裡面走出晚娘來，嬌聲婉氣的說道：「阮郎，你不要錯怪了人。那張少伯分明是押衙一流人物。」阮江蘭背著身體笑道：「好個為自家娶老婆的古押衙！」晚娘道：「你不要在夢裡罵我，待奴家細細說出原委來。昔日郎君與妾相呢，有一個姓

樂的撞來，郎君曾做詩譏誚他。他銜恨不過，便在蘇州謊說郎君狎邪狼狽，仿了鄭元和的行止。張少伯信以為真，變賣田產，帶了銀子星夜趕來，為妾贖身。妾為老鴿計賺，哄到他船上，一時間要尋死覓活。誰知張少伯不是要娶我，原是為郎君娶下的。」

阮江蘭又笑道：「既為我娶下，何不彼時就做一個現人情？」畹娘道：「這又有個話說。他道是郎君是天生才子，只不肯沉潛讀書，恐妾歸君子之後，未免流連房闈，便致廢棄本業。不是成就郎君，反是貽害郎君了。所以當面笑罵，總是激勵郎君一片踴躍功名的念頭。妾到他家裡，另置一間房屋安頓妾身，以弟婦相待。便是張宅夫人，亦以妯娌相稱。後來聽得郎君閉關讀書，私自慶幸。見郎君取了科舉。曉得無力進京，又餽送路費。郎君乃擲之大門之外，只得轉托顧門斗送來。難道郎君就不是解人，以精窮之門斗，那得有十金資助貧士？這件事上，不該省悟麼？前日得了郎君發解之信，朝天四拜道是：『姻緣擔子，此番才得卸肩。』如此周旋苦心，雖押衙亦不能及。若郎君疑妾有不自白之行，妾亦無足惜，但埋沒了熱腸俠士，妾惟有立死君前，以表彰心跡而已。」阮江蘭汗流浹背，如大夢方醒。兩個老人家嘖嘖稱道不絕。阮江蘭才請過畹娘來，拜見公婆，又交拜了。隨即叫兩乘轎子，到張少伯家去，請他夫婦拜謝。從此兩家世世往來，竟成了異姓兄弟。